

# 《动物农场》政治隐喻在汉译本中的显化

张艺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3301

DOI:10.61369/EDTR.2025070022

**摘要：**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 *Animal Farm* )作为著名政治寓言小说，其中的政治隐喻内涵复杂，是揭示极权统治本质、赋予批判以直观性与普适性的核心载体。本文以豆瓣评分与阅读量双高的荣如德译本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原文中的政治隐喻在译本中如何得以体现：荣译本通过强化选词的政治内涵、意识形态话语转译及逻辑话语增译这三重路径，对原文的政治隐喻做显化处理，既保留了原著的政治寓言内核，又通过本土化话语适配，实现了隐喻从“隐含象征”到“显性批判”的转化，将原文中隐含的极权统治批判转化为中文读者可感知的政治话语，让读者看到文本背后更广阔的政治语义空间。

**关键词：**《动物农场》；荣如德；政治隐喻；显化

## Explic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s of *Animal Farm*

Zhang 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3301

**Abstract :** George Orwell's *Animal Farm*, a renowned political allegorical novel, contains complex political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s and serves as a core vehicle for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totalitarian rule while endowing criticism with intuitiveness and universality. This paper takes Rong Rude's translation, which enjoys both high ratings and readership on Doub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how the political metaphors in the original text are reflected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It is found that: Rong's translation explicitly handles the political metaphors of the original text through three paths—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s of word choices, translating ideological discourses, and adding logical discourse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preserves the core of the political allegory in the original work but also, through the adaptation of localized discourses,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taphors from “implicit symbols” to “explicit criticism”. It converts the implicit criticism of totalitarian rule in the original text into political discourses perceivable to Chinese readers, enabling them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political scenes in the novel and to perceive the broader political semantic space behind the text.

**Keywords :** *Animal Farm*; Rong Rude; political metaphor; explication

## 引言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 *Animal Farm* )是一部以动物革命为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通过描绘动物们推翻人类统治后建立的“动物农场”，隐喻了苏联革命及其后的权力异化和极权统治。这部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中文语境下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由于跨域映射的路径在英汉两种文化之中并不相同，所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隐喻的理解会产生偏差。因此，在处理隐喻翻译时就需要根据读者的体认习惯对翻译策略做出调整，让译语读者能更顺畅地理解原文含义（李瑛、胡燕，2025）。本文聚焦荣译本《动物农场》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准确传达原文中的政治隐喻，分析译者荣如德使用了怎样的翻译方法，使原文的政治批判意义在译本中得以清晰呈现。

## 一、《动物农场》作品及汉译本介绍

《动物农场》( *Animal Farm* )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中篇小说，1945年首次出版。该书讲述了农场的一群动物反

抗人类农场主，建立自己政权的故事。动物们原本希望赶走农场主，创造一个动物平等、自由、快乐的社会，然而，在革命胜利后，领导者们却逐渐背离了革命的初衷。农场在一头名叫拿破仑的猪的独裁统治下，最终陷入了比人类统治时期还要糟糕的状态

(徐潇, 2020)。

《动物农场》的译文版本众多, 在豆瓣网<sup>[1]</sup>书影音区以“动物农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统计发现, 《动物农场》共有13名中文译者, 分别为: 荣如德、傅惟慈等。截至目前, 各译本中豆瓣评分最高(9.6)的译本<sup>[2]</sup>为201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荣如德译本, 阅读量最高的译本为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荣译本(28.2万人读过)<sup>[3]</sup>。因此, 本文将聚焦荣译本《动物农场》进行深入分析, 尝试挖掘译文中翻译政治隐喻相关内容时所用到的翻译方法。

## 二、《动物农场》中政治隐喻的翻译显化逻辑

《动物农场》以动物寓言映射革命及极权演变, 剖析这部作品的隐喻结构, 既有利于了解此书成为西方畅销书的技巧因素, 也便于读者体会舆论斗争中的云诡波谲(许焕荣, 2013)。本文从单个词汇内涵, 意识形态话语及叙事逻辑三方面入手, 挖掘荣译本对政治隐喻的处理方式, 剖析该译本如何将原文中隐含的政治意象转化为中文读者能够理解的政治性话语<sup>[4]</sup>。

### (一) 强化选词的政治内涵——增强文本政治批判性

在荣译本《动物农场》中, 译者通过词汇的选择增强文本的政治批判性。译者在处理原著政治隐喻时, 刻意选用政治色彩鲜明的词汇, 将原文隐含的极权批判进行显性化表达, 或采用中国读者熟悉的革命话语词汇, 使译文政治立场更突出, 既保留寓言讽刺内核, 又借助本土化政治语汇增强批判力度, 让隐喻的政治指向更易被中文读者捕捉。

例1. 原文: On the third Sunday after Snowball's expulsion (驱逐) (第209页)

译文: 在雪球遭罢黜的第三个星期天(第56页)

例1可见, “罢黜”属于中国古代政治术语(如罢黜君主、权臣), 将动物间的“驱逐”事件提升至“权力合法性剥夺”的政治高度, 术语升格使隐喻从“动物冲突”显化为“政治肃清”。

例2. 原文: Do not imagine, comrades, that leadership (领导) is a pleasure! (第206页)

译文: 同志们, 别以为当领袖是件开心事儿! (第54页)

例2可见, “领袖”在中文语境中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尊称(如“伟大领袖毛主席”), 带有强烈的个人崇拜色彩。荣译本将拿破仑的“领导角色”转化为“神圣化威权象征”, 强化了拿破仑在动物农场中的地位和权威。

例3. 原文: The enemy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has been defeated. (第242页)

译文: 外部和内部的敌对分子都已被打败。(第85页)

例3可见, “enemy”本义为“敌人”, 可指军事、竞争等场景中的对立者, “敌对分子”是典型的政治话语词汇, 指“对政权或社会抱有敌意并采取对抗行动的人”, 带有明确的负面色彩。荣译本将“enemy”译为“敌对分子”, 实质是将“客观对立者”转化为“主观恶意者”, 且“分子”一词隐含“成体系的危险群体”之意(如“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使“敌人”从具体对

象升级为“必须被清除的政治异己”, 显化了极权政权通过“标签化”将镇压行为合理化的隐喻。

例4. 原文: The three hens who had been the ringleaders in the attempted rebellion over the eggs now came forward and stated that Snowball had appeared to them in a dream and incited them to disobey Napoleon's orders. They, too, were slaughtered. (第237页)

译文: 曾在鸡蛋事件中领头造反未遂的三只米诺卡小母鸡, 站出来供称, 雪球曾在同一个梦中向她们现身, 并且煽动她们违抗拿破仑的命令。这三只鸡也被处决了。(第81页)

例4可见, 原文“the ringleaders in the attempted rebellion”中, “ringleaders”(头目)和“attempted rebellion”(未遂的叛乱)在小说语境中实为拿破仑政权对异见者的污名化定性。荣译本采用汉语中具有明确政治审判色彩的词汇, 将“动物间的分歧”转化为“阶级敌人的阴谋”<sup>[5]</sup>;

原文“stated”意为“陈述”, 但结合小说中动物在恐惧下被迫编造谎言的情节(如猪用酷刑逼迫其他动物认罪), “供称”在汉语中指“受审者被迫承认罪行”, 隐含“证言非自愿”的意味。荣译本选择该词, 将“陈述”显化为“屈打成招”的政治审判场景;

译文中“同一个梦中”的“同一个”是对原文“in a dream”(在一个梦中)的创造性强化(原文未明确“三只鸡的梦是否相同”)。这一处理看似矛盾(三只鸡不可能做同一个梦), 实则显化政治宣传中“谎言重复即真理”的荒诞逻辑, “同一个”的强调恰恰暴露了证言的刻意编造, 让中文读者直接感知权力通过“强制同质化表达”掩盖真相;

原文“disobey Napoleon's orders”(不服从拿破仑的命令)在译文中被译为“违抗”, 该词在汉语中带有强烈的“秩序破坏”色彩(如“违抗组织纪律”)。荣译本通过这一词汇, 将“不服从”显化为“对最高权威的背叛”, 显化隐喻极权政权如何将“权力命令”包装成“不容置疑的真理”——任何质疑或拒绝都会被定义为“违抗”, 从而为镇压提供“合法性”。这与小说中拿破仑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动物农场的利益”的逻辑一致, 显化了领袖崇拜到服从强制的政治隐喻;

原文“were slaughtered”(被屠宰)本指动物被宰杀的物理行为, 但“处决”在汉语中专指“依法执行死刑”, 是权力对暴力的“司法化”包装。荣译本选择该词, 刻意将“动物被屠杀”转化为“政治犯被处决”, 隐喻极权统治以法律形式掩盖其暴力本质。

### (二) 意识形态话语转译——增强中文读者感知力

荣译本在处理蕴含极权批判、权力隐喻等意识形态内容时, 通过将西方政治符号转化为中文读者熟悉的革命话语, 结合中国历史政治语境, 使原文隐含的批判在译文中形成可感知的政治话语体系, 实现从“西方政治寓言”到“中文意识形态批判文本”的意义转译。

例5. 原文: The needs of the windmill must override everything else, he said. (第215页)

译文：建造风车的需要必须压倒其他一切需要（第62页）

例5可见，“override”的基本含义为“凌驾于……之上、优先于……”或“推翻、否决”，本身侧重“权力或重要性的优先性”。小说中，“风车”是拿破仑集权统治的象征物（表面为集体利益，实为巩固权力），“override everything else”指拿破仑以“风车建设”为由，要求其他一切需求（如动物的温饱、民主讨论）都必须让位于此。“压倒”在汉语中不仅表示“优先”，更隐含“以强力压制、使无法反抗”的意味（如“强权压倒公理”），将“优先级”的客观描述转化为“权力压制”的政治隐喻，直指拿破仑极权统治中“以集体名义剥夺个体权利”的本质。

例6. 原文：Discipline, comrades, iron discipline!（第207页）

译文：纪律，同志们，铁的纪律！（第55页）

例6可见，“iron discipline”字面意为“像铁一样坚硬的纪律”，“iron”在此作修饰词，强调纪律的“严格性”。但在小说语境中，拿破仑通过强化纪律压制异议（如用恶犬处决“反革命”动物），“iron discipline”实则隐喻极权统治下“以暴力威慑维持服从”。而“铁的纪律”是中国革命话语体系中的经典表述，原用于强调组织纪律的严肃性，但在极权语境下易被异化为“压制异见的借口”。荣译本借用这一固定表述，实质是将小说中拿破仑的极权统治与现实中“借纪律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政治现象形成映射，让隐喻更具批判张力。

例7. 原文：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第293页）

译文：凡动物一律平等

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第128页）

例7可见，原文“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是Animal Farm中最核心的政治隐喻，荣译本将其处理为两行对仗的政治标语，行文简洁明了，与原作者乔治·奥威尔的写作风格相契合（张洋睿，2014）。前半句的“凡动物一律平等”，采用法律条文式的庄重表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凡……一律”强化了所谓普世规则的假象，将原文句式转化为中文读者熟悉的政治话语形式，将隐喻植入真实的意识形态话语中；

后半句通过“但是”这一转折词打破前句的庄严性，直译“更加平等”的矛盾表述，从而形成语义悖论，用标语体的庄重感反衬“更加平等”的荒谬，使隐喻更具冲击力。

### （三）逻辑话语的增译——显化政治叙事逻辑

荣译本通过补充或强化原文隐含逻辑链条，增强政治隐喻批判力度与可读性，在处理原著中隐喻性政治批判时，译者会根据中文读者的认知习惯，增译连接词、因果推导句或背景阐释性语句，使原文隐晦的权力异化、极权演变逻辑更清晰，让译文不仅保留寓言叙事，更通过显性化的逻辑话语强化对极权统治本质的批判，助力读者理解原著的深层政治寓意。

例8. 原文：One false step, and our enemies would be upon

us.（第207页）

译文：只要走错一步，我们的敌人又会骑到我们头上来。（第55页）

例8可见，“One false step, and our enemies would be upon us.”字面为“错一步，敌人就会扑向我们”，“would”表达“可能发生的后果”，属于对危险的假设性描述。汉语中“只要……就……”是条件关联词，强调“前因”与“后果”的必然联系；“又”则暗含“历史重演”的意味（敌人曾骑到我们头上过）。荣译本通过增译逻辑关联词，将原文的“可能性威胁”转化为“必然性危机”，加强了极权主义给民众带来的恐慌感。

例9. 原文：You would not rob us of our repose, would you, comrades? You would not have us too tired to carry out our duties?（第221页）

译文：你们不至于想要剥夺我们休息的权利吧，同志们？难道你们要把我们累得没法履行我们的职责不成？（第67页）

例9可见，原文语气是带着伪装的协商（“你不会……吧”），压迫性较弱，而荣译本将第一个“You would not”译为“不至于”，强化原文的推测反问语气，隐含谴责意味；第二个“You would not”译为“难道”，以“难道……不成？”的反问句式，将语气升级为暗含威胁意味的强质问句，通过反问语气的递进，揭露原文中统治者的伪善话术：表面用疑问句征求意见，实则通过语气压迫让被统治者不敢反驳。

例10. 原文：About this time, too, it was laid down as a rule that when a pig and any other animal met on the path, the other animal must stand aside: and also that all pigs, of whatever degree, were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wearing green ribbons on their tails on Sundays.（第270页）

译文：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如果一口猪和任何别的动物在路上相遇，别的动物必须靠边站——这已经作为一条规矩定了下来。同样，所有的猪，不管属于哪一等级，一概享有星期日在他们的尾巴上系绿缎带的特权。（第107页）

例11可见，原文“when”本指“当……时”，强调事件发生的时间场景；译文将其译为条件加强制结构“如果……必须……”，相较于“当……时”的客观陈述，更具“预设规则到强制服从”的压迫感；<sup>[6]</sup>

原文“all pigs, of whatever degree”中“of whatever degree”（无论何种等级）本是对“所有猪”的范围限定，译文增译“不管……一概……”，强调了“猪”作为一个阶级具有整体性——即使内部存在等级差异（如拿破仑与普通猪），但在压迫其他动物时，他们共享特权，这与前文“所有动物平等”的革命誓言形成反差，译文通过增译“不管……一概……”的绝对化表述，将这种反差推向极致：平等的理念被彻底修改，猪、狗等极权阶层成为法律意义上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的特权阶层，动物农场彻底的成为由极权主义者全面控制的社会。（周威豪、陶荣霞，2019）

### 三、结论

荣如德在《动物农场》的翻译中构建了政治隐喻显化的三重路径：在选词方面，通过选用政治内涵更明显的词汇，实现隐喻的政治定性，增强文本的政治批判性；在意识形态方面，借用本土化话语模式，使原文的极权批判与中国读者的政治认知形成共振；在逻辑方面，通过增译关联词，强化权力运作的因果链条，显化隐喻中的荒诞逻辑。

由此可见，翻译政治隐喻时的显化处理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基于目标语意识形态语境的话语重构。荣译本通过将

《动物农场》中隐晦的政治隐喻转化为更直白的表述，降低了读者理解的门槛，使不同政治认知水平的读者都能捕捉到文本背后的政治指向；这种显化处理打破了隐喻的单一解读可能，让读者能结合自身政治经验拓展联想，从而构建出更丰富多元的政治语义空间；将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通过中文特有的政治话语体系进行重构，使“动物农场”的寓言不仅成为西方政治的映射，更转化为具有本土批判张力的文本。这种处理方式为同类政治寓言文本的翻译也提供了参照的可能：在保持原文思想内核的同时，需充分激活目标语的政治话语资源，从而让政治隐喻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持续的批判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1]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 [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 [2] 徐潇.从动态对等理论角度分析《动物农场》的翻译 [J].海外英语,2020(23).
- [3] 李瑛,胡燕.体认翻译学视阈下政治隐喻英译策略研究——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为例 [J].翻译研究与教学,2025(01).
- [4] 许焕荣.隐喻小说认知架构探析 [J].外语研究,2013(3):48-53.
- [5] 周威豪,陶荣霞.小说《动物农场》的极权统治分析 [J].品位经典,2019(03).
- [6] 张洋洋.试论意识形态对荣译《动物农场》的影响 [D].湖南师范大学,2014.